



宋人词选研究

Songren Cixuan Yanjiu

薛泉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(Hjsk2009-57)

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资助

宋人词选研究

Songren Cixuan Yanjiu

薛泉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人词选研究/薛泉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10.6
ISBN 978-7-207-08665-5

I. ①宋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宋词—文学研究 IV.
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3301 号

责任编辑:李 珊
封面设计:语墨弘源

宋人词选研究

Songren Cixuan Yanjiu

薛 泉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邮 编 150008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电子邮箱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28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7-08665-5/I·1139
定 价 38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序

两宋以词称,词选亦盛,宋人词选之研究对于建构宋代词学研究体系,不可或缺,颇有学术价值。薛泉的博士论文《宋人词选研究》选取宋人词选作为观照对象,对其进行了多角度、多层次的探究,是目前较为系统地研究宋人词选的一部专著。该文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、数据为基础,对宋人词选兴盛的社会文化原因、词选的批评与审美功能、词选的类型研究等层面,予以系统的观照、考察。作者指出,宋人词选的兴盛是宋人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、风俗文化的高涨、宋人尊体意识、宋词的繁荣,以及宋代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结果。分析透彻,创意颇多。作者认为,选词范式是选词观念与选词体例的统一体,进而具体探析了两宋人的选词观念与选词体例。题序论部分归纳总结出宋人词选所选之词题序的特征及其发展轨迹。而探讨宋人词选主要接受对象的变化,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宋人审美风会之变迁。当年尚永亮先生在论文评议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论:

其中关于题、序的研究点面结合,有考有论,尤见功力。而接受论一章,更通过不同选本之比较分析,准确地揭示了宋代词选编者对《花间》词的推崇,以及对欧阳修、苏轼、辛弃疾乃至周邦彦、柳永的不同阶段的崇尚,最后则形成以

2 宋人词选研究

姜白石为宗的审美接受。作者这一结论,有理有据,对传统的以词人词作为主体的文学史观研究,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和深化。

对女性自选词、模拟词等选词类型研究,亦多有新意。总的说来,作者视角新颖,论述论证充分,分析细密,持论公允,显示出求实、求深基础上创新的良好学风,也体现出作者相对开阔的学术视野、扎实的学术基本功。然其间亦有不足。如个别地方论述点而未析,稍失贫陋,若能察漏补缺,庶几善矣。

薛泉是我的硕士生、博士生,为人忠厚正直,学习刻苦认真,专业基础扎实、理论修养较为厚实,有较强的科研能力。2004年获博士学位后,随即进入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,师从尚永亮先生专门从事科研工作,又将研究领域拓展至明代诗文。在站两年间,圆满完成各项科研任务,并与尚永亮先生合作出版了《李东阳评传》一书。出站之后,先后执教于天津大学中文系、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。教学之余,薛泉君于科研依然锲而不舍,先后出版了《李东阳研究——以政治心态、文学思想为核心》、《古文观止新编解读》等著作;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武汉大学学报》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篇。在这期间,薛泉还利用工作之余,不断修订补充、润色其博士论文,近日终于完成这部较厚重的书稿。倘能循此以进,异日定有大成。薛泉书成,索序于我,聊弁数语,君其勉诸。

刘崇德

2010年2月28日 草于天津

目 录

序 / 001

绪论 / 001

一、概念的厘定 / 001

二、20 世纪以来宋人词选研究状况回顾 / 008

三、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/ 020

上篇 宋人词选兴盛的社会文化原因研究

第一章 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、风俗文化的高涨与宋人词选的兴盛
/ 023

第一节 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及宋代风俗文化高涨之透视
/ 023

第二节 娱宾遣兴的词观念、风俗文化的高涨与宋人词选的兴盛
/ 029

第二章 尊体意识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/ 037

第一节 宋人尊体意识的产生及其发展 / 037

第二节 尊体意识与南宋人词选的兴盛 / 041

第三章 宋人词选兴盛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 / 053

第一节 宋代文化重心的南移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/ 053

第二节 文学自身的发展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/ 061

中篇 宋人词选的词学批评与审美功能研究

第四章 宋人词选的词学批评与审美功能研究之一

——范式论 / 069

第一节 北宋人词选的选词范式 / 069

第二节 南宋人词选的选词范式 / 074

第三节 “词为艳科”的选词范式 / 091

第五章 宋人词选的词学批评与审美功能研究之二

——题序论 / 101

第一节 宋人词选词题的作者归属探赜 / 101

第二节 宋人词选题序的演变及其规律 / 112

第三节 宋人词选词题的词学批评功能 / 121

第六章 宋人词选的词学批评与审美功能研究之三

——接受论 / 135

第一节 宋人词选对《花间》词在接受 / 136

第二节 宋人词选对本朝人词选在接受 / 148

第三节 宋人词选主要接受对象之变迁 / 152

第四节 宋人词选接受本朝词籍的文献价值 / 161

下篇 宋代文化背景下的宋人词选选词类型研究

第七章 宋人词选中的女性词 / 177

第一节 从女性词看宋人词选编者的重女意识 / 177

第二节 宋人词选女性词的女性意识 / 186

第八章 宋人词选中的自选词 / 196

第一节 尚名意识与自选词 / 197

第二节 从自选词看词选编者各自的一段心路历程 / 200

第九章 宋人词选中的模拟词 / 218

第一节 宋人词选模拟词的体式及其分布状态 / 218

第二节 宋人词选模拟词的词体特征 / 223

第三节 模拟词进入宋人词选原因浅探 / 230

参考文献 / 236

后记 / 259

绪 论

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·自序》云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^①作为一代文学的宋词，其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词选的兴盛。词选是词学的一个重要分枝，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，它兴于唐、五代，盛于两宋，以后历代不绝。研究宋人词选，首先应对“宋人词选”这一称谓，有一个较科学、合理的界定。

一、概念的厘定

界定“宋人词选”，有必要先厘定“词选”这一词学术语。“词选”二字，正式用于词选本之名，肇始于南宋。宋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，杨冠卿作《群公乐府序》称：“遂掇拾端伯《雅词》未登载者，厘为三帙，名曰《群公词选》。”^②宋理宗淳祐己酉年（1249），黄昇亦以“词选”命名其所编词选本，《绝妙词选序》云：“暇日裒集，得数百家，名之曰《绝妙词选》。”^③

那么，何谓词选？一般而言，词选是编选者据一定的选词观念，选录部分词人词作，或加评注，或加校勘，或间之，并按一定顺序汇编成帙的词集。为更全面、更清晰地厘定词选，有必要理清它与词总集、丛刻、词话、词谱等相关词学术语之关系。

① 王国维：《宋元戏曲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杨冠卿：《客亭类稿》卷七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本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。

③ 黄昇：《花庵词选·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首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注：引文标点有所不同。下遇类似情形，不再说明。

(一) 词选与词总集

“总集”之名,始见于南朝梁代阮孝绪《七录》,其《文集录内篇四》已分楚辞、别集、总集、杂文四部。^①《隋书》卷三十五《经籍四》诠释总集道:

总集者,以建安之后,辞赋转繁,众家之集,日以滋广,晋代摯虞,苦览者之劳倦,于是采摘孔翠,芟剪繁芜,自诗赋下,各为条贯,合而编之,谓为《流别》。是后文集总钞,作者继轨,属辞之士,以为覃奥,而取则焉。

由此可知,总集至少有三个特征:一是收录作品有选择性,二是所收文体可多样化,三是有一定的编排标准。降至清中叶,四库馆臣因承此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八十六“总集类一”云:

文籍日兴,散无统纪,于是总集作焉。一则网罗放佚,使零章残什,并有所归。一则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鉴,著作之渊藪矣。

四库馆臣谓总集有两大特点:一是“网罗放佚”,二是“删汰繁芜”,其说无出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不过,“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”,未免夸大其辞。因为,良莠并存的总集,亦不在少数。综合上述意见,总集是汇集两家以上的作品并按一定标准编排的合集,它收录的作品可涵盖一个或几个朝代的一种或几种体裁类型,其收录作品也是有选择性的。

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首次在“总集类”、“别集类”之外设“乐曲类”,著录《唐花间集》、《阳春集》、《黄鲁直词》、《秦淮海词》、《晏叔原词》、《晁次膺词》、《东坡词》、《王逐客词》、《李后主词》、《本事曲》、《曲选》、《四英乐府》、《锦屏乐章》、《乐府雅词》等十四种词籍,但尤氏将词别集、总集、词话混在一起,未予分类。宋末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一设立“歌词类”一目,大致以时间顺序著录自《花间集》至《阳春白雪》120种词集,亦未细分类目。明确对词籍分类的是四库馆臣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“词曲类一”总论有曰:“词曲两家,又略分甲乙。词为五

^① 阮孝绪:《七录序目》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本,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。

类:曰别集,曰总集,曰词话,曰词谱、词韵。”^①实际上,四库馆臣是以“词集之属”、“词选之属”、“词话之属”、“词谱、词韵之属”之类目著录词籍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八、一百九十九所著录的59种词别集,即其所谓“词集”;而12种“词选”,该是其所谓的词“总集”。再说,他们本就认为总集有“选”的意味。可见,他们是视词选为总集类的。有的学者就直接称选集为总集,如任二北认为:“选集前人即名为总集。”^②四库馆臣的这一观点遂为后世公认。但是,词总集并不见得皆为词选,如属于词总集范畴的词丛刻,就不应该视为词选。

(二)词选与词丛刻

宋人词籍中有丛刻、汇刊之类,又称之为丛书。四库馆臣谓:“合数家之书,以成一编者,俗谓之丛书。”^③四库馆臣归之于子部杂家类。作为丛刻之一类,词丛刻是将众多词人之作汇为一编,它属于总集范畴。不过,与同属于总集的词选,尚有些区别。词丛刻汇集的是每家的词别集,且于集前冠以词集名称。如,南宋嘉定年间(1208—1224),湖南长沙刘氏书坊所刊《百家词》,收录《南唐二主词》至郭应祥《笑笑词》92家词,每家词皆有词集名称。又如,钱塘陈氏书棚所刊《典雅词》,所收每家词亦皆有词集名。清人倪灿《宋史艺文志补》载:“《典雅词》三卷。姚述尧《箫台公余词》、倪称《绮川词》、邱密《文定词》各一卷。”据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卷七著录,《典雅词》五册十四家词。缪氏称:“传钞汲古阁本。首册陈允平《西麓继周集》,二册曾(曹)冠《燕喜词》,赵礞老《拙庵词》,李好古《碎锦词》。三册冯与(取)洽《双溪词》,袁去华《宣卿词》,程大昌《文简公词》。四册胡铨《澹庵长短句》,《章华词》,刘子寰《篁嶠词》,阮阅《户部词》。五册黄公度《知稼翁词》,陈亮《龙川词》,侯寔《嬾窟词》。”^④二者是否为同一集,姑且不论,但所收皆为冠以名称的词别集,倒是一致的。南宋中叶闽中书肆所刻《琴趣外篇》亦如此,是刻原帙数已不得而知,据清曹寅《棟亭书目》卷四著录,《醉翁琴趣》六卷一函二册,《淮海琴趣》三卷一册,《山谷琴趣》三卷一册,《无咎琴趣》六卷一册。

词选虽亦收录数家之词,但多选符合选编者标准者,非以“集”为单位系词,故每家前无需单独冠以词集名称。它于每家或标明姓名,或标明字号,或标明官职,

① 永瑤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八,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② 任二北:《研究词集之方法》,载《东方杂志》第二十五卷第九号,第55页,商务印书馆1928年5月。

③ 永瑤等: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十三,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④ 缪荃孙:《艺风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455页。

或几者间而有之,或不标姓氏。如《乐府雅词》多以字称词人,选词凡“涉诸谑则去之”^①,曾慥将其认为当时小人所作而谬为欧阳修之词皆删除,只录入83首。

依照是否有选择性,丛刻可分两类。一为求全之丛刻。此类丛刻所汇集的每家词,多多益善,少有选择。《百家词》盖如此,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一于郭应祥《笑笑词集》有注语云:“自《南唐二主词》而下,皆长沙书坊所刻,号‘百家词’。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,其末亦多有滥吹者。市人射利,欲富其部帙,不暇择也。”“多有滥吹者”、“欲富其部帙,不暇择”,指明此刻多无选择性。二是有一定取舍原则的丛刻。这类词丛刻并非一味求大求全、有词必录,而是有一定的选录标准。旧刊本《六十家词》即如此,张炎《词源序》云:

旧有刊本《六十家词》,可歌可诵者,指不多屈。中间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吴梦窗,此数家格调不侔,句法挺异,俱能特立清新之意,删削靡曼之词,自成一家,各名于世。^②

《琴趣外篇》亦为一“有甄择”之词丛刻。陶湘谓江阴曹鸿注本《石林琴趣》:“其标题新异,意当时欲汇为总集,而搜采名流,颇有甄择,非如长沙《百家词》欲富其部帙,多有滥吹者比。”^③此类丛刻与词选的不同之处,似乎只在于所收各家词冠以单独的词集名称而已,若撇开这点不论,似乎已具备“选”的性质。但是,此不过是在求全前提下的“甄择”,毕竟没有词选的选录标准严格,尚不能视为词选,有些论者对此不甚明了。清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即云:

己丑庚寅间,常与文友取唐人《尊前》、《花间集》,宋人《花庵词选》,及《六十家词》,摹仿僻调将遍。

邹氏将《尊前集》、《花间集》、《花庵词选》、《六十家词》并列,就有视丛刻为词选之意。清沈时棟《古今词选·选略》亦云:

① 曾慥:《乐府雅词》卷首《乐府雅词引》,《唐宋人选唐宋词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。

② 张炎:《词源》卷下,《词话丛编》本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③ 陶湘: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叙录》,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。

古今选本,若《绝妙好词》、《唐词小令》、《金荃》、《兰畹》、《万选》、《广选》、《草堂》、汲古阁《宋词六十家》、《倚声》、《词综》、《花钿》、《十六家词》、《浙西六家》、《今词初集》、《清平初选》、《西泠词选》、《名家词钞》,及各家专集,指不胜数。

这更是将词丛刻与词选混为一谈。舍之则明言:“汲古阁《宋六十家词》、《十六家词》、《浙西六家词》、《名家词钞》,皆汇刻专集,非选本也。”^①如此说来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〇〇“词曲类存目”将毛晋《宋名家词》(又称《宋六十名家词》)归于“词选之属”,就值得商榷了。

(三)词选与词话

与诗话一样,词话是宋代新出现的文学批评样式,它不能视为词选。梁启超《记时贤本事曲子集》有曰:

《本事曲子》既有前后集,想卷帙非少。据所存佚文,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,具录原曲全文,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,远在端伯、花庵、草窗诸选本以前。且叙述掌故,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,尤可宝贵。今诸选幸传,而此书乃并书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数。^②

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,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称之为《本事曲》,北宋杨绘编。其实,《本事曲》并非“最古之宋词总集”。是集把词系于本事之下,以本事为主干,注重的是本事,词不过是本事的附属而已,称其是“最古之词话”,倒更合适些。谢桃坊即谓:“其性质实为词话,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话。”^③同样,有的词选虽附有词话,因其以词为主以话为辅,亦不可视为词话,《复雅歌词》即当如是观之。赵万里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云:

其体例与《本事曲子集》、《古今词话》及《本事词》、《诗词纪事》相类似,

① 舍之:《历代词选集叙录》(四),载《词学》第四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,第253页。

② 梁启超:《梁启超学术论著集》(文学卷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511页。

③ 谢桃坊:《中国词学史》,巴蜀书社2002年版,第53页。

同可视为最古之词林纪事。^①

吴熊和对此有不同意见：“按赵万里所辑十则，皆附以词话。然《复雅》一集多至四千余首，岂一一说明本事，加以评语？且《花庵词选》、《草堂词选》于所选之词亦间附有词话，但谁也不会把它们当作词话看待。《复雅歌词》卷帙繁多，采唐宋词而求备，远胜于断自一代的《花间集》、《乐府雅词》诸书，无疑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词的总集，与《本事曲》之类的词话显然有别。此后《花庵词选》、《草堂诗余》以前人词话附于所选词后，这种体例或许正是祖述《复雅歌词》的。”^②比较而言，后者之论似乎更趋合理。也就说，《复雅歌词》应是词选，而不是词话。对此类情形应细加斟酌。

（四）词选与词谱

宋人词谱与后人所谓词谱悬殊甚大。前者是指唱词的谱字，如《白石道人歌曲》所载旁谱、张炎《词源》所论谱字。金元以降所谓词谱，多非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〇〇《宋名家词》提要云：

金、元以后，院本杂剧盛，而歌词之法失传。然音节婉转，较诗易于言情，故好之者终不绝也。于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，词遂为文章之一种。

词乐既已失传，好之者又终不绝，故有必要对词之章法、用韵、用字等进行分析、归纳，总结出些有规律性的东西，以供人填词参考。陈振寰《读词常识》即谓：“词谱是讲填词规则的工具书。把前人所作各种词调的代表作品加以比较、分析、归纳，概括出它们的结构规律来，给后来的填词者一个范本和依据，这就是词谱的内容和任务。”^③

有人谓《四库全书》及其提要将词谱归之于“词曲类”，实属失考。是否失考，姑且不论，但有一点须承认，《四库全书》及其《总目》是将词谱与词选并列的，界限分明，未视其为词选。某些宋人词选，如《家宴集》、《乐府混成集》，的确载有“歌词

① 赵万里：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（第五册），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本。

② 吴熊和：《唐宋词通论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331页。

③ 吴文蜀、陈振寰等：《读古诗文常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31页。

之谱”，但就本质言，其非词谱。原因主要有二：其一，其虽载词乐，但非于每词标出，而是附于书末，数量又少，编者之意，仍在选词。如《家宴集》，仅“末有《清和乐》十八章”^①。其二，即使“歌词之谱”数量多，或于每词标出谱字，其仍属词选。其有谱字主要为便于歌者演唱，此为选歌体词选之特征标识。这与词乐失传后给填词者作为范本和依据的专业词谱，绝不是一回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如，“古今歌词之谱，靡不备具”^②的《乐府混成集》，仍被看为词选。

至此，可将词选内涵界定为：词选是指编选者依据一定选词观念，选集一部分词人之部分词作，或加评注，或加校勘，或间有之，并按一定顺序排列成帙的词集。词选属词总集范畴，但词总集不一定是词选。某些具有一定取舍原则的词丛刻，看似有“选”的性质，但不能视作词选。某些词话、词谱虽载有词作，亦不能视为词选。

词选概念既已明了，接下来便可界定宋人词选。按字面意思，宋人词选之内涵大致涵盖两个层面：一是宋人编辑的词选本，一是宋以后人编选的宋词选本。本课题所谓的宋人词选，特指前者。依据所选词人时代归属，宋人词选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：其一，宋人编辑的唐、五代词选本，如《尊前集》、《金奁集》等；其二，以宋词为主，间及唐、五代词之选本，如《梅苑》、《草堂诗余》、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等；其三，全为宋人词之选本，如《乐府雅词》、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、《绝妙好词》^③等。根据词选存佚状况，可分为现存宋人词选与已佚宋人词选两类，以上所列词选皆属前者，后者如《家宴集》、《复雅歌词》、《雅歌》等。

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。本课题所谓宋人词选，与时下所谓的“宋人选宋词”，

① 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② 周密：《齐东野语》卷十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③ 黄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、赵闻礼《阳春白雪》、周密《绝妙好词》三选所采吴激、蔡松年，今人视其为金源词人，宋人词选编者却目之为宋人。其一，黄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收吴激词2首，说明他已视吴激为宋中兴以来之词人。其二，三选不约而同地选录吴、蔡之词（《阳春白雪》录吴词1首、蔡词8首，《绝妙好词》选蔡词2首），而不及其他金人，亦可为一佐证。若视二人为金人，选金人词似不应只取二家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二人皆有宋人出身之背景。吴激（？—1142），字彦高，建州（今福建建瓯）人。北宋宰相吴玠之子，出使金国因知名被扣留。蔡松年（1107—1159），字伯坚，生于宋徽宗大观元年，北宋旧臣蔡靖之子。宣和末年，其父以燕山府降金，遂家于真定。二人皆生于宋，长于宋，后居于金。故二人仍可视作宋人，如同周密生长于宋末，宋亡入元，仍被目为宋人。

既有区别,又有联系。后者具体所指,实是上列第一层面下的第二、三类型之词选^①,这显然有些不妥。因为,第二类词选所选并非皆为宋词,如此称之,名实不符,若称为“唐宋人选唐宋词”,差可及之。严格地说,只有第三类型的词选,才算真正意义上的“宋人选宋词”。故而,“宋人词选”这一称谓,其内涵既广于严格意义上的“宋人选宋词”,又较当今流行的“宋人选宋词”之称指代更精准,更符合宋人选词之实际。

本课题所谓宋人词选,侧重于现存宋人词选,主要包括《尊前集》、《金奁集》、《梅苑》、《乐府雅词》、《草堂诗余》、《花庵词选》(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、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之合称)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绝妙好词》等八部,若视《花庵词选》为两部,则为九部。《乐府补题》一选,暂不入焉。^②至于散佚词选,亦适当兼顾。

二、20 世纪以来宋人词选研究状况回顾

作为特殊的文学与文化现象,宋人词选当时就已进入研究者视野。如黄昇《词选序》中即谈及。张炎《词源》卷下亦有言:“近代词人用功者多,如《阳春白雪集》、如《绝妙词选》,亦自可观,但所取不精一。岂若周草窗所选《绝妙好词》之为精粹。惜此板不存,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。”以后历代皆有论者涉及,但多为片言断语,真正较为系统地研究宋人词选,那是 20 世纪的事。回顾、反思 20 世纪以来的宋人词选之研究,有助于推进新世纪词学、乃至中国文学研究。

20 世纪以来的宋人词选研究,无论在选版本、选编者、选词标准、词学批评、成因研究,还是综合性通论研究等方面,都取得一些可喜成就。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。总的说来,大略有如下数端。

(一) 词选版本研究

20 世纪初,一些学者逐渐改变了“看不起选本”^③的观念,开始涉猎宋人词选,

① “宋人选宋词”之称,盖仿《唐人选唐诗》之名而来。吴熊和《宋人选宋词十种跋》所列十种词选,其中《梅苑》、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、《草堂诗余》等,即杂有唐五代人词。(载《杭州大学学报》1994 年第 2 期,第 77~83 页)杨海明《“宋人选宋词”研究》一文,涉及《复雅歌词》、《乐府雅词》、《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》、《花庵词选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乐府补题》、《绝妙词选》八种现存词选。(载于哲学社会科学版《广西大学学报》1983 年第 2 期,第 23~27 页。)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《唐宋人选唐宋词》,亦沿袭此称。其所以谓之“唐宋人选唐宋词”,主要因内有唐五代词选《云谣集杂曲子》、《花间集》二种。

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:《唐宋人选唐宋词》,亦不收录《乐府补题》,姑从其例。

③ 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上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,第 35 页。

开始从事一些基础性的研究,版本研究首当其冲。这里所说的版本研究,包括词选版本考证与词选整理出版两个层面。

其一,词选版本考证。理清版本渊源,甄别纠正讹误,是宋人词选研究的一个起点。20 世纪的宋人词选研究,即以此为突破口。曹元忠、朱祖谋、郑振铎等先贤,于此尤为用功。从 1912 年开始,曹元忠对秦恩复《词学丛书》本《乐府雅词》(光绪间刻本)多次校勘,1914 年朱祖谋过录曹元忠校本《乐府雅词》时,又于卷末题记。曹元忠做了大量辨误、清理工作,列出多条校记,并于书后题记,不乏前人未发之论。如题记有曰:

至《拾遗》上卷寇平叔《踏莎行》之上,明抄本标题“《乐府雅词》拾遗卷之二”九字,疑《踏莎行》以上自《胜胜慢》至《侍香金童》十六阙,皆御制及官掖流传之作,故其下以“卷之二”别之,犹《雅词》首列《转踏》、《集句调笑》。明抄本于此目录下注“或云宣和中,九重传出”九字,自为体例,可以想见,而竹垞传抄本无之。^①

曹元忠在多次校勘中厘清出《乐府雅词》的版本渊源,谓秦恩复本出自朱彝尊传钞本,朱本出于明钞本,明钞本源于宋刻本。可以说,曹元忠、朱祖谋批校本,是目前《乐府雅词》最好的精校本。之后,版本研究渐及《乐府雅词》外的其他宋人词选。郑振铎《跋嘉靖本篆文阳春白雪》^②一文,从“集篆者”、版式到所录之词,予以考证。该本题“皇明宗室高唐王岱翁集篆”,他认为岱翁当即“高唐王朱厚爝”。他还指出:“此本虽题《阳春白雪》,却与宋赵闻礼本《阳春白雪》大殊。赵本今有清吟阁刊本及秦敦复刊《词学丛书》本,其卷一却和篆文本完全不同。”“赵本《阳春白雪》卷一所录者,自周美成《解语花》以下,凡七十二阙。此本则以周美成《瑞龙吟》一阙压卷”,接着列出所载 96 首词作调名,并据秦氏刊本《阳春白雪》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,“疑《阳春白雪》原有二本。岱翁所据,或为五卷本。故编次首‘春景’(第一卷皆为春词),正和《草堂》之编次合。然其中复多已见于《草堂》者。或此本为岱翁所自集者欤?”可为一家之言。1980 年代后,词选版本研究成果愈加丰硕。舍

^① 曾慥:《乐府雅词》附录,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。

^② 《郑振铎全集》第五册,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10~13 页。